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七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盡心章

高中玄云、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之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即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

之長矜則心豈可克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貳惟脩身以俟命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疑問云、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即自知天此盡字知字是微上微、

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首節是泛論而着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個所以二字要知此三節總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爲二事而不貳本於知脩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非孟子立言之意也　答問云一章只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眞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

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心思既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卽是說性說天。已是强爲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浹洽。我卽是天。天卽是我。不可更覔天人之問。天人已是兩忘。壽殀又復何有。　輔氏云、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識盡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

管子測義云章內心性天命四字滚作一處學者縱
分先後之形猶可強分大小之量斷不可　又云子
思盡性而孟子則言盡心者何也曰盡心者盡其渾
淪無外之量向大莫能載之道體說盡性者盡其精
微無內之量向小莫能破之道用說心若盡到極處
便是浩浩其天知化育之至誠以之盡心必起於性
學而其弊也爲豁達空之頑禪性若盡到極處便是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贊化育之至聖以之盡性必精
於理學而其弊也爲廉纖路之名儒及其歸元則一
也然則功有二乎曰功雖無二而盡處則各有所指

孟子認得性是至善之物有不善皆起於操存舍亡之心。心常操而不舍務使一毫不存便是盡盡性必從悟性善之本源來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子思則以天命爲性天命又從何來天即無極太極之本心也厥初寧有善惡性從心生雖以善繼而惡亦從此起矣故有剛柔善惡中之別必易惡以至中而性乃盡要之亦至於心無一毫而止矣先正格言每有殊塗而同歸者此類是也盡心盡性之幾微判於此

又云、此章古今略有三說朱子主於先知後行故其訓存心養性也在盡心知性之上其訓立命也在

事天之上。似乎輕視盡心知天境界矣。姚江以盡心知性。爲生知安行之事。存心養性爲學知利行之事。脩身立命爲困知勉行之事。其照顧在盡心二字。而於立命似輕。盱江以盡心知性當頓悟門中事。存心養性。當漸脩門中事。脩身立命當圓悟圓脩門中事。其照顧在立命二字。而於知天事天似混。亦各言其自得也已矣。先知後行。亦後儒推敲朱子之言。今照中玄疑問諸說通融之。朱說自長。

莫非命章

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之事。

曰妖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脩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盡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辯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妖壽曾不得以貳其心是所謂脩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　疑問云盡其道而死者是何物率性之謂道即存心養性脩身以俟之是也所謂順受所謂立命也　補云看得壽妖二字明吉凶禍福自可例見矣

求則得之章

一說求之有道二句一申說言求之縱有道矣而得自有命在

萬物章

宋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萬物皆備之我渾然天理即仁體也但人落後天中多不識我與仁之原無二體便是不能實有之故曰反身曰反亦後天之權詞也若到誠處仁也我也即欲分之而不得矣人苟知仁與我之不容分無論反身而樂者求一合相不得即強恕而行者謂求仁莫近焉可也求我

莫近焉可也即謂之求誠莫近焉亦可也　對我而
言謂之物其實我與物不是兩件當其有我而萬物
已備矣徐仲誠對陸子靜曰如鏡中觀花得之矣
我字與克己由己之己相似私則格萬物之我不可
有也誠則備萬物之我不能無也然果露萬物皆備
而目時是仁也不復名之為我矣故聖賢皆曰無我
　反身而誠如以水注冰盤中任其凝為冰化為水
總是一物　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非着一毫力
語　洞學啓蒙云程子云孟子言萬物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己合

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已。已不與理爲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個樂來。今人言樂却先有個與趣引自己身心安頓在樂裏。便覺有快活意如此却只是一時意氣瀟灑。到臨境依舊發惱瀟灑不已增人豪邁豪邁不已增人放曠流弊到無忌憚去。　王心齋云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七情之樂自心自解不可以言語傳也。　答問云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强故强之

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　洪覺山云知恕之體則所强卽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强耳恕無强也

管云孟子止言萬物皆備猶指坤元承天之身說若從乾元統天之大身論可曰萬物皆生於我亦可曰萬物皆統於我而孟子不敢言也亦帶着孔子望道未見之懷在

行之章

何人不行而猶如故也若明而行之卽著矣何曰不習而理不解也若習而解之卽察矣故曰百姓日用

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民同其日用　行習即是由是不能不由非是他能由也若能由即此是知了尤西川云可見知之篤實處方謂之行行之的確處方謂之知知行自是合一

無恥章

恥者人羞惡之真心人常常存養此心不使决裂久之自然恥無可恥故人不可以無恥

恥之章

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爲可以無不可至故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曾說恥之係於人大矣

亦不必如注以失之則入於禽獸來配說爲機變之巧者說一爲字便是有意反莫心而出之說一巧字正見與有所不爲之心相反無所用三字下得極妙人一失脚機械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爲天理人情之宜然卽有此心亦無處用得他着了人之恥不如人正是人用恥處無所用恥則不恥不若人矣何能若人之有注中前一說以不恥爲無恥似不如後說直捷

賢王章

覩何獨不然四字意思倒在賢士邊孟子蓋爲戰國

妾婦之後發也語氣至此一頓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只作逓語以發下文言賢士果能如此則人君且不可得而臣而況得而賤之乎　言外便見今之人君不能好善而忘勢者亦由今之士不能樂道而忘人之勢耳所謂周士之貴士自貴也秦士之賤士自賤也此與藐大人章同意　言兩古者亦見今之不然耳

宋句踐章

德義本是一物而別名在窮則爲義在達則爲道猶論語以志屬隱居以道屬行義耳　疑問云古之人

節正古人之所以囂囂處引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類如此非是言士得巳民不失望之實也　國學紀聞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巳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存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見於世如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者之類皆是　鄒東廓云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曾減

兼時善不曾增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不必以時言即使豪傑生文王之世亦不必師文王何也從人問渡者便是凡民不是豪傑顏淵曰回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如此方是豪傑

附之以章

曰附亦有原非其有而驟來益上之意自視欿然只是猶夫平日便是若知有韓魏之家而視欿然則有意薄之與有意黜之究竟亦是一流人耳何過人之

有

佚道章

使民殺民出於自爲皆人欲也出於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於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疑問云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使民者脩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

伯者章

朱子云自王者之民以下至天地同流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殺之以下總是寫其景象有說以過化節深一層看者非是　大全朱子云過不必爲經行之

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又云纔露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　又云所存者神是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故謂之神　疑問云此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即是神神存處即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　與天地參還當不得上下與天地同流到此田地剛柔健順風雨露雷莫非是個王者所謂天

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直是渾作一片故曰同流
朱子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
是逐片逐些子補綴　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
也○論理果是如此但本旨鋪敘之旨不然　管云、
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固其所矣殺則
黄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即堯舜誅四
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
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
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羲皇之前無有也惟後王
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皇風之與

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耳。

仁言章

仁言句不重。如詩之與體。與善政句耳。如作文要縮結。止可曰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如此說方不犯手。　善政不可說壞。但以善教形之。而覺其淺耳。

人之所以不學章

仁義性也。愛親敬長則性之見於情者。所謂則可以爲善矣是也。令人語之以仁義。輒驚天動地而不敢

當。不知人人有不學而能之良能人人有不慮而知之良知孩提稍長無不然者即此孩提無不知愛之親親稍長無不知敬之敬長即是驚天動地所不敢當之仁義也無他以孩提之愛達之天下即是合愛以稍長之敬達之天下即是合敬愛敬未嘗減分毫仁義亦未得增毫末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可見天下無一人不仁義者而又何疑於性善乎

此達字與達之於所愛達之於所爲達字不同只是充滿其分量便是達舊說作達之天下無不同則二無不意已盡故從今說

深山章

總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得過泥　疑問補云、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游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　疑問云、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　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無爲章

人不當爲不當欲者初念最明白其妬爲之欲之者第二念耳若當下掃除不落第二念心體上光潔精明即有克治工夫亦無處用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自信得過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強塡入內　當知此亦是從善端而能擴充者言若常人之心起念多不清楚如何任他硬做

德慧章

漢疏云疢疾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如孤臣不得於其君孽子不得於其親是疢疾也故能秉心

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逆也。　疑問云德慧者德性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之智巧。皆人所自有者。但不磨練則不出耳。　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又小慧而非大慧。離術之智又私智而非正智。惟德慧術智。乃爲聖賢豪傑作用。

事君人章

訂釋云大臣之格。大約有此四等。容悅亦非邪佞小人。乃具臣中之急於得君者。但不能循大臣以道事君之度耳。安社稷正子產甯武之屬。天民則伊呂是

也。大人二字。從乾元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者也。然日正己物正。猶從現在事業上見及其至也。尚可以正萬世之不正。而功用自成於不見不動無爲中。 原旨云、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已正物正。無所不可。 一菴語錄云、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守。不能施轉移之功。只是獨了漢大人正其所大之己。滿宇宙都擔在自己身上。爾綸輔相。不論時勢必爲之。 輔氏云、天民猶有意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的意思在是也。大人如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

明。方。足。以。當。之。初問云、正巳如何便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張南軒云、大人正巳正巳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

三樂章

尤西川云、王天下不是有天下。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者是。位。在。而。道。亦。在。也。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亦樂之者。但不在此三樂

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此等書須識孟子內重則外自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　開口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末復結此一句慨然體味口角間真有翱翔千仞之意

廣土章

牛春宇云此章緊要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又云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者何也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故也故由廣土衆民推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便是王天

下也樂之猶言豈不樂之也所性不存則真樂不存矣總是一意非上言不樂而此復言樂之也 卽說樂之亦不礙文勢如此耳 袁七澤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大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大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也此莊生謂之井蛙與 又云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二節總是一節性卽分也分卽仁義禮智也 朱子云、仁

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本根若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睟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聶雙江云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臾離故曰根於心　袁七澤云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曰分即前章有物有則之則也以此章合孟子之言性善的是通極於天命之性之原者

養老章

五畝三段是量言養老之政非實謂文王之政也下
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之謂善養
老也所謂二字即指伯夷太公所稱來　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曰教曰導曰使正其善養處
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

田疇章

戰國之民狙詐殘忍不仁甚矣世主但知歸咎於民
而不知上之有以使之此章精神重在使字上　民
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生養既足人自不
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自然之理也教化

又後一層

東山章

首二句形容孔子造詣之高正以起下游於聖門者難爲言句耳次節即承之曰聖道之高妙如此學聖者欲緊而窺其淵源之自朗徹之神難矣觀其波瀾可以知其源頭之不可竭觀其容光可以知其照體之不可窮此於不可測中設爲可測由其可見以探其不可見此權示方便之門亦自述願學之實也末節復體味而言之曰雖然未易言也學者必到一境而後見一境亦必成章於此境而後可望達於彼境

若在我未能成章而妄思上達於孔境縱有觀瀾之術容光之窺亦自見其見而非能見孔子耳始終形容至聖之高妙而隱自露其私淑之意非有見於集大成之所以然者不能精切如此　聖人之道顯微一貫大小一致瀾與容光便是全體所在不是由瀾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者不得不由此以體悟之耳　管云章即斐然成章之章達即下學上達之達狂有狂之章狷有狷之章中行有中行之章皆須斐然有成而後可進一步士一達則賢賢再達則聖聖又上達則天其有向上一步而必各因其

章。愚謂顏子喟然章。孟子東山章。俱是贊歎聖道之妙而二賢之力量造詣亦自和盤托出

雞鳴章

朱子云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鄒東廓云間字要體認親戚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如居庸關進此則爲下華悖此則戎貊矣

疑問云幾與間字必別幾是念頭初發而所發念分作兩開處則間字之　亟要認得分曉

楊子章

孟子之闢楊墨者屢矣此獨兼言于墨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　袁七澤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者而訶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執法執之說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之爲害大也　疑問

云楊子不會說是為我墨子不會說是兼愛子莫不曾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亦非楊墨要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必至於此耳　刪正云古之學為己仁者無所不愛為我兼愛俱是聖人之道取着便差矣　洞學啓蒙云諸家亦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路來但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

朱子云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

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曰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
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
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又曰聖人義精仁熟
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
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
未至理至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
中者果何形何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
莫是已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
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

子莫執中不是執爲我又加些愛人執愛人又加些爲我乃是爲我不如楊氏之爲我愛人時不如墨氏之愛人自以爲中而不偏不知才有執便已不是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不可便說近道　疑問云譬之葛裘一專裘一專葛一居裘葛之間吾道則夏葛而冬裘也　刪正云舉一廢百不止爲我害仁兼愛害義楊子爲我不但害仁併其所謂義亦不得其宜而凡百所爲皆偏在一邊矣墨子亦然子莫執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執處處成非今之闢異端者自以爲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

儒亦害道愼之

訂釋云學者當知道術除孔子時中外又除素隱行怪外其近於道者只有楊墨子莫三種而已外此便是功利詞章之學楊子近於不顯篤恭之學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損軀狥國者故無君墨子近於萬物一體之學其弊也必至於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此二學者後儒以佛老二氏當之大謬佛氏得乾元之大以爲大性學宗之老氏得坤元之至以爲至命學宗之是孔子一貫之所在也其徒之觴一濫則必至於無父無君耳又云子莫之學如何曰

此學堯舜之道而失之者也註謂執為我兼愛之中亦無是處人心固各自有中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蓋以惟精惟一之心宰萬化而立極此極亦不出於為巳為人之間而方所則惡乎執子莫蓋有所窺於一致百慮之地隨所見而起一心宗與吾夫子立巳立人之作用亦相近惟精義入神之至詣未得端的故無權耳

廿食章

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貧賤富貴其大者也凡境之所缺情

之所不能恐皆是。人能將心之甘處盡情洗滌便是境不能轉的人寧不過人

柳下惠章

不念舊惡所以爲清之聖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爲和之聖

有爲章

玩此章人須是有銳然的志意强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眞有爲漢　蘖井猶云廢井無用之井也不是棄其井之說

一說學貴逢源水貴得源泉者水之源也掘井不及

泉。終是無頭學問。究竟何益。

堯舜性之章

朱子云、性之是合下禀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云。反之是先失差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又云、聖人之心。不曾有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個頭。到湯武有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　初問云、堯舜以冰盤盛水也。水即冰。冰即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

三之字不可指定一件方妙性則渾身是性身則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指作仁義有何趣味

伊尹章

疑問云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注公天下而不私是心也非志也說不着　味則可二字正見處變不得已之意而非正法也孟子此二語真足寒奸雄之心

素餐章

管云古人不仕即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

耕者戰國之多傳食遊士非古也公孫丑之問意良古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　其子弟之孝弟忠信亦當歸其福於君上

士何事章

管云此問與上章相通而各意有在丑正問君子何以異於素餐之遊士埜直認遊說之士爲士而疑其何所事事也孟子則反遊士之所尚而答之殺無辜取非其有正遊士之常習孟子反之言遊說中原無士士所尚自有在也　疑問云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殺一無罪四

句是泛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卽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正孟子自占地步處。　又云、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　殺無罪非有而取之。都在志上說。

仲子章

盧未人云、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

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羮之義也不重矯名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卽爲小耳使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一於字注中多一罪字

桃應章

此章譏駁孟子者紛紛不知此特論聖人處變之心耳其事之有無所不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　朱子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

人情之志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

自范章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卽在衆中人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國君無自呼門之理。呼聲未詳。或曰怒也。又未必然。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

字。　蔡虛齋云、君子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也。非謂君子不可拘於此也。即是君子自能去矣

形色章

疑問云、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　無能子云、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體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朱子云、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若只以聽視等爲色。則與告子生之謂性無異矣。　箄乘云、李彥平云、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

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答問集云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聽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

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陳氏云、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曰然後可以聖人非能有加也。只不欠耳。　測義云。踐形亦與盡性相通。固非聖人不足以語此。然至於造化乾元之聖人。則六根可以互用。能目聽而耳視。又能視聽不用耳目。方是至聖踐形之極致。孔子能之而能不爲。幾於是矣。孟子智不及此。

短喪章

齊王無故而欲短天下之通喪。眞不可解。或曰蓋母喪也。古者父在爲母服朞年。壓於父也。齊王無所壓而欲短。故孟子非之。其說似近。但古禮之廢久矣。觀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百官父兄爭之力。則當日果有是事。未可知也。

五教章

君子之必以五者教人者何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不如是何以曲成範圍而不遺。故曰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人也。玩所以二字。則因材而施。其機權全在教者。朱子云

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　此不必同時隔世亦是

高美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須知以下學爲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　引而不發非君子不欲發也教有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但能引之豈能發之雖欲發之而躍如者已現前矣○妙不容說固是正解但教者斆者亦有以是爲機權處如康節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毋竟其說秀巖升

溈山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正所謂能者從之也　中道而立是躍如中現出光景猶曰宛然在前非非難非易之說也能者從之言無一人不可從也正與丑問意相反

以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曰以道殉人則失身可知　管云道權統於天子曰有道之天下身之用舍聽於君故曰以道殉身道紀裂於諸侯曰無道之天下道之行藏決諸身故曰以身殉道

滕更章

疑問云、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家故國之故。有二。只空說。五株中他有兩件最爲圓妙。注太億逆矣。

不可巳章

疑門云、人該做的決。巳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於物章

舊說精當。有言一正一反者非也。

知者章

淮海近語云、無不知無不愛。仁智之全體也。急先務。

急親賢。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張南軒云。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注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好戰而發。

春秋章

疑問云、一部春秋。孟子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句是斷案的律令。纔說戰便是敵國相

征丁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殺機方熾恐人主不察其本而執古人之書以爲左券禍盖不小故執以爲無以破之此救時之言也其實綏厥士女與血流漂杵俱是實錄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徒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也非周人也而孟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盖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盖得其微肯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善陳章

陳法起於軒轅之七十二戰戰法起於太公之三畧六韜即湯武之行師何嘗廢五步六步五伐六伐乃止齊焉之法哉弟所恃在仁不在此耳戰國全不行仁而君臣徒日講於戰陳故孟子揭其本以曉之若云立國於七雄之世而可以棄戰陳於不事孟子必不如是之迂

梓匠章

巧不在於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者是規矩而已矣

飯糗章

自旁人見他由極窮至極達故說他如此舜不知也始終一舜而已　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最善形容大舜心事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論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殺人章

人君豢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與言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　詞氣俱已事之詞

爲闕章

世之敝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者
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
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埸。關吏借口姦宄之往來以
肆其虐。其暴甞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其時以為厲政
而思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
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
泥其言。為俊傑笑。

不行道章

朱子語類、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
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周於利章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好名章

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須知此人是貪利之尤還好名亦未曾眞所以檢點不到處便露出來若一味好名的人亦未必如此覩陳仲子可見

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爲本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

不信。猶之乎無耳。

不仁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魏趙。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

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疑問云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意矣

百世師章

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耶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　胡氏云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混然無迹矣○愚謂二說皆有意然不得孟子言外之旨孟子贊在夷惠意在仲尼也聖之偏者猶爲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爲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况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於五世之內而不得與三千七十之列感歎之旨深且長矣

仁也者章

朱子云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便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初問云合也者

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初，此仁已着在人身上了，何嘗不合，卽不相離，便是合。不必謂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程子云，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

厄於陳蔡章

疑問云，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歹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爲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

子之慍於群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爲也習處理作頼字解慴作增字解不敢謂是

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

山徑章

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方是　只在山徑上擲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方是題神　嘗云玩茅塞句則知高子之心亦曾識過仁體知有日月至之光景者特緝熙之功不繼近於齊王之一暴十寒耳今學者習於口耳

尚未知茅塞之所。若之何。

禹之聲章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辨之。　筆乘云。追蠡謂禹之樂用之者多。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嚙之形。非如注旋蟲之說。亦非獨指鐘也。有辨甚詳。文多不錄。　疑問云。城門之軌。只應以追蠡一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非用多也。　此章終有疑義。

齊饑章

君子視人饑由已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有益則爲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息馮婦後沓之攘臂不知果能博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　此必將去齊時事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

口味章

從先維俗議云子思即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

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攙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食色既不謂性則乔明强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也人能率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

命爲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手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紛然而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手却見在認於穆爲紛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嗚呼微哉 二條惟命字較注稍精言之理則一也大全朱子亦有其說

善信章

原旨云、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刪正云善即性善之善自此至聖神皆不離此故張子曰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以此起頭即以此結果

袁七澤云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　大全或問有諸已是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欲他說恐未安朱子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　朱子云充實之謂美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有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　程子云以死鍊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輝大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又云大而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

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頒了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高中玄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同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　尤西川云聖如明珠神如明珠邦又走盤　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又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　管云此見孟子之畢以自狀處亦其人孔宝之未深處孔子之望窮神知化也但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曰未曰或則但隱示欲從末由之意而

非謂全不可知也、今直以聖而不可知之為言。豈非全退處於可聖不可及之地哉。此見孟子充無穿窬之心。一毫不自欺處、亦皆自道語耳。

逃墨章

孟子曰。逃墨二句。一串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即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測義云、宋儒每以墨氏近仁。楊氏近義為攻。且皆影響之窺耳。孟子特以無父無君。究楊墨之必至。非謂墨偏於仁。楊偏於義也。楊墨

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非教人不孝於親而未免以天下儉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荒其體者也何以起歸楊之心蓋自反有不安處彼其從利天下求仁豈淵泉時出之仁哉故逃則必歸楊楊朱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忠於君而未免以治身治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踈其用者也何以起歸儒之念蓋自反有未至處彼其從自檢上務仁亦豈克己復禮之仁哉故逃則必歸儒儒者之體用何在曰天下一人仁者之體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

之用也大而化之則爲聖聖而不可知則爲神此孟子之願學孔子以立儒極者

布縷章

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横斂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此指有感之言

盆成括章

才不害事也有之則爲害矣况所有者又小才乎故足以殺身　講錄云才不論大小都不可使如東坡

亦是個大才的。却每每露才取忌。非神宗優容。則烏臺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月。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筆乘云。虞君亦嘗規盆成括云。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括不悟以小有才見殺。色衰而愛弛矣。

業屨章

或人竊屨之疑。到底未釋。注言自悟其失非也。 往來只當去來二字看。 七篇皆孟子所自作。何爲記此。疑當時門人中或有中畔而去。雖孟子不能保其往者。故存館人之言以寓意乎。

言近章

原旨云如告子公孫龍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唐皆非善言也楊朱之爲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爲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爲無體皆非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詞文其守約其施博則非異端所能及矣

牛春宇云修其身而天下平即所謂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也功夫只在修身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俱便都理了故天下自平不是修身了方可去平天下也

堯舜章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泛論性反之善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矣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修而復之修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

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有個規矩準繩在於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以異於性之者哉。朱公遷云前章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之學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講錄云動容周旋。亟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周悶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疑問云正行之正。與勿正勿忘之正同。

說大人章

今人非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宮室等之巍巍耳。孟子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 牛春宇云、古之制。制字。卽如行法。法字。古來道理便有個當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爲處。所謂制也。 在我者古之制也。孟子之所挾以藐大人者也。若使中無抱負。而故作偃蹇於王公之前者。此又孟子之所羞也。

養心章

尚友軒聽言云、從自性上流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之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羽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

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爲多欲者謂停目中固着一塵不得　寡不是去了七分尚留三分之謂凡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即除件件攝情歸性是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心做得主是存做不得主是不存　疑問云孟子說寡欲周子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將無同乎曰此先要辨一欲字孟子所謂欲聲色臭味之欲聖賢所不能無也故只說個寡字周子所謂欲私欲之欲人心之所不可有也故說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究竟來寡得聲色臭味之欲道心常主於內不失靈明之本體

卽謂之無欲可也。

羊棗章

通章重不忍二字。

不忍章

人才說仁義便以爲難事不知不忍不爲人皆有之。患不能達耳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非仁而何由所不爲達之於所爲非義而何此是指出體段以示人下是教人實下手去做耳達與充何别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達方可充不充亦不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無欲害人穿窬是不

恐不爲之最明白者但微而至於受爾女之實又忽而至於言不言與之實非兩體不窮至此則穿窬之心終是未盡豈曰能充　人爾女所加而赧然其不欲受者猶爾女之名也就此不欲受之一念而直拔去其爾女之根使人終不得以爾女加我所謂充無受爾女之實也若止是一現即過豈是充義之學乎

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此亦尋常易犯之事耳非有意以餂人也然雖不與餂人者同其精神而已與餂人者同其象貌此亦機械之未盡默種於八識田中而不自知者不搜剔至此亦何以爲充類

至義之盡故各下是以二字亦非直指其飭人也舊說作直指則叙在無受爾女之後似反粗矣　曰是皆亦舉此以槩其凡耳

測義云凡害人者多根於利凡穿窬者多根於吝雖有好仁之士利根未盡難保無毀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也雖有好義之士吝根未盡難保無素隱行怪而述後世之事也人心惟危可畏哉

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宗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愿惡其似

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　删正云不忘其初不是不能改其舊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鑿本性是是非非一毫不從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　曰古之人古之人是形容其嘐嘐然處也所謂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　删正云夷考其行夷字猶嘐嘐生來言其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　焚書云不撿者不遮掩以自蓋也非行不撿言之謂也

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狂狷流俗汚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

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　龍谿云鄉愿一生幹當分
明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
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
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
飾僞人面前忠信廉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敗缺便得
以非而刺矣謂之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
合汙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已有所汙染世人
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
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
汙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

疑問云善斯可矣。是鄉愿的肺肝。闇然媚於世。是鄉愿的影子。從先議云、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以誅亂賊以定萬古之綱常也。然亦不聞顯言誅之。獨於鄉愿有顯誅曰。德之賊也。何故。誅鄉愿正所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則必有爲鄉愿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篡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至於亂賊已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

鄉愿則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修鄉愿之流所以盛也。 又云孟子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足塞言官之口乎。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古聞有鄉愿。不聞有國愿天下愿也。以鄉黨中闒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甚大任。手足必露矣。 測義云、人品惟中行為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為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闒然媚世之濶色。所謂鄉愿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遂何品。與

鄉愿孰賢。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遠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又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愿之闇然媚世者。鄉愿但因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被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竊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　鄉愿

之病根在二似字則反經者何反其爲眞忠信眞廉
潔而已矣　管云、反經不發於無父無君之楊墨而
發於鄉愿者何也曰孟子之爲世教慮遠矣一則爲
楊墨之反經淺而鄉愿之反經深一爲楊墨之歸儒
易而鄉愿之歸儒難也此處須用三思

由堯舜章

通章之字指何物卽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此孟子
終七篇繼往聖開來學之意　此自孟子自在見知
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之道以俟後之學
者此章可見　前三節六若字俱有情所以起末節

以自況也。

孟子直以其身上接於禹皐伊萊，而推倒聖門高賢，如顏曾輩皆不得與於見知之列，是何胸懷，是何眼界。但其意任而詞謙，講然而無有乎爾，勿露自負意於言外見之。

一說此非論道統也，統叙聖道之有人知，而憂後世之無人知也。通章重一知字，此知亘天地而不滅，無其人覩面不解也，有其人千古猶知也。是以禹皐尹萊望散，更數千百年而知湯文孔子，更數千百年而知。其知也，知堯舜之道也，而非起知於堯舜諸人也，自見自性，即堯舜以來之道也。如謂知在見聞，是豈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又謂聞知必由於見知則堯舜諸人之遺經具在何不師數聖人而師見知輩禹皐諸人又何以不能傳朱均桀紂而必待五百年後之聞知哉彼堯舜以前見聞所不得至者益難通矣曰知是孟子既以見知自任矣何以又曰然而無有乎爾曰此孟子謙詞也若曰居與世如此其近也而知之者無有也則五百年後其知之者益未可知也慨然嘆息屬望後世有能知之者堯舜孔子至今在也後儒創爲道統之說謬矣

四書說叢卷十七終